

◎纪实

守护普氏原羚的尖木措

辛 茜



原羚，什么是高原型哺乳类动物，什么是种群。但他明白，这种在草原上跑得飞快的野羊，对草原是有益的。野羊撒过尿的地方，草势比别的地方旺盛。草皮被破坏的地方，有野羊的粪便，就会很快长出新草，恢复原貌。野羊只吃青草的尖尖，不会像山羊连草根一起啃下来。野羊喝水极文雅极有度，只轻轻吸饮草尖上的露水。

每天清晨放羊，尖木措都在数。数到最后，发现这片草原上的野羊被打得剩下不到30只了。尖木措很心疼！他不知道野羊就是普氏原羚。那时，他只管叫它野羊，有营养草原、修复草原的作用，是草原真正的主人。后来，他又了解了很多。作为生活在青海高原上的濒危物种，普氏原羚的消失，将意味着又一个种群的消亡。

因为普氏原羚的奔跑速度太快，给它带来了杀身之祸。草原上密布着高大的网围栏。可是，狼紧随在身后，必须跨越才会有生机。冲不过去，就被挂在网围栏上，网围栏上的刺很坚硬，通常会被挂得血肉模糊。

受过培训的尖木措，说话话来很专业。这使我完全相信，他在村子里说话的分量。在家里主事的尖木措，首先把自己家的草场分出8000多亩让给了普氏原羚，自己则以每亩40元的代价租草场放自己家的羊。草场不够用，就把自家的羊关在羊圈里喂玉米。普氏原羚有了相对安全的草场，再不必四处奔波，遭遇天敌或人为袭击。看着原羚在他自家草场上，慢悠悠地来回散步、吃草，尖木措心里美滋滋的。从此，他们家的草场成了普氏原羚的活动场所。

后来，野生动物保护法严禁禁止捕杀野生动物，逮住了要判刑7年，人们不敢轻易造次。但是，雪线后退，沙化面积越来越大，草原无法承受过大的载畜量。且人口增加，草场越分越小，网围栏越来越密，使普氏原羚栖息地严重萎缩，生存困难。2013年，尖木措又闪过一个念头，骑着摩托到了海晏县。愣是从私人手里，要回来100多棵小松树，种在了

湖东岸。结果，一夜的大风就把树苗刮倒了，断了他这个梦。

大雪天，是难熬的日子。无处觅食的普氏原羚，冒险涉入草场中心。可怕的是，饿极的狼早已等得不耐烦。逃生中，普氏原羚常被无法逾越的网围栏挂住，惨死在铁丝网上。尖木措又想起另一个办法。把自家的羊卖了，从别人手里买回储存的草，一捆捆撒在积雪覆盖的草原上，让谨慎敏感的普氏原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吃到草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不放心。

带着冰冷的干粮和饮料，尖木措叫上村里的德先加、万玛才让和自己的弟弟多杰顿珠，在大雪纷飞的草原上骑着摩托车巡查，遇见被网围栏挂伤的普氏原羚，就简单包扎一下往家赶。1996年到2014年，尖木措碰到了约莫80只受伤的普氏原羚。但遗憾的是，救活的很少。

即使这样，普氏原羚的数量还是有所恢复。经科学检测，近年，青海湖流域普氏原羚数量上升到1000多只。

上个月，尖木措独自巡查，发现了一只被尖刺挂掉左眼的小原羚。他无比怜惜地脱下藏袍裹了受伤的小原羚，又用毛巾包住它的眼睛，紧紧抱在怀里，拼命往家赶。可回到家后，它还是死了。

尖木措的药箱里有青霉素、针管和包扎用的纱布。他常用治家羊的方法救助普氏原羚。骨折了，就用木板固定。皮刮破了，就用纱布包扎后放在暖棚里，喂药、晒太阳。用酒精、盐水消毒。如果是轻伤，经过他简单的手术治疗，受伤的普氏原羚，20天后能缓过来。但网围栏上的尖刺锋利，一般伤势都重，血很快就流干了。

站在青海湖东岸的达玉村，一道弧形的海岸线闪着荧光。草浪在风中滚动，湖水在轻轻荡漾。可是，人太贪婪了，什么也不想放过。前几年，到湖岸偷偷捕鱼的人很多。冬天，冰封湖了，砸出窟窿来也要盗，尖木措气愤地说，没法子，我就动员村民白天夜间地去湖岸守护，在湖岸设鄂博、祭海，这才好多了！

在南方长大的人一般都认识并爱吃橄榄，我家乡的人说一个故事、一本书有回味时会说：像吃橄榄一样。可在北方就不行了，有一回我与一个北方朋友说到橄榄时他就不明白，问：真有那么好吃吗，你说的橄榄？

这好像不是用话语能说清的问题。有关味觉的问题都是如此。我只好给他放一首王浩实谢莉斯唱的歌：

外婆给我一枚小小橄榄/又涩又酸/我随手就把它抛掉/扔得很远/过了一会/嘴里泛起回味/清香甘甜/我回去再找那小小橄榄/再也找不到那小小橄榄……

歌听完了，朋友依旧一脸茫然地不明白。想了想，又给他讲了读初中时我们数学老师的一个比喻。

那位数学老师是福建人，高个，戴眼镜，整天乐呵呵的，衣服上很多粉笔灰。他用福建味很浓的普通话给我们讲做几何难题的体会，说解题就像吃青橄榄，放在嘴里刚一嚼，酸极了，涩极了，吓吓吓，赶紧吐掉，没走几步，欸，转味来了，很清味，很爽口，满嘴甜丝丝的，一直甜到心口，又急忙跑了回去，在地上找啊找啊，在一坨鸡屎里找到了，赶紧捡起来，在衣襟上擦掉鸡屎，嘟囔一下又扔进嘴里……

数学老师讲这些话的本意是说解题的乐趣，是劝学，可我记住的偏偏是他说的那枚橄榄，那枚从鸡屎里找回来的橄榄，而且每每想起，牙根底下还会有津液不由自主地沁出。毕竟是来自橄榄产地福建的人，他口中的橄榄居然比王浩实他们唱的更有趣，让我和我的同学们至今都没能忘记。

当然，橄榄的产地也不光是福建，在我国南方的不少省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有栽种。在家乡的江心屿，我就见到过一株很高很大的橄榄树。

这株橄榄树种在孤屿西头一座荒废的古寺天井里。古寺叫兴庆寺，寺名系宋高宗驻蹕孤屿时御改。后来修成了博物馆，那会儿还不是。橄榄树呢，据说是明万历丁亥年（公元1587年）由郡守卫承芳栽种的，已有400多岁了。奇怪的是400多岁的古树竟然还能结果，金秋时节便有成熟的果实稀稀落落地挂在枝头，虽说不是太茂盛，可作为一株高龄古树，这样子已属稀罕。这时候，游客可以用竹竿打橄榄，一般是一毛钱打一竹竿，打下多少算多少，打下的橄榄全归你。

一毛钱在当时对我们这些穷中学生来说并不是小数目，每个月父母给的零花钱也就一毛两毛。那时的电影票是每张一毛二，学生票是5分。所以我们只能站在一边，羡慕地看那些“富人”们打，看他们一竹竿能打下多少橄榄。结果往往都不太乐观，那根打橄榄的竹竿有点短，也有点短，每一竿打下的橄榄捡起来数数，比用一毛钱在市场上买的多了好几枚，有时甚至什么也没打着。我们就叹气说，还是买长人橄榄合算。

“长人”就是个个子高的人，这是温州一带的叫法。温州有好几样小吃都是这样，被百姓们以经营者的身高作了命名，比如“长人馄饨”“矮人松糕”等等。卖橄榄的长人个子特别“长”，起码有两米出头，我们看他们时都尽量仰头，这在南方很少见，叫他长人真是当之无愧。

长人专门卖橄榄，在电影院门口卖橄榄。他是流动摊贩，背一只卖橄榄的喇叭口竹篮到处走。竹篮很大，比我们平常见过的都大，能装十斤橄榄，篮底还编有高高的脚，有点像现在的高脚花篮，估计是根据他的身高定制的。他就背着这只大篮子在市内三四个电影院之间赶场，在每场电影入场前半小时准时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叫卖，等到电影开映了又背着篮子赶往另一家电影院。

电影院门口，叫卖零嘴的很多，其中卖橄榄的也不止一个长人，可就数长人生意特别好。我知道原因是什么，就是他的橄榄味道好。他卖青盐橄榄，就是把新摘的青橄榄用盐轻轻揉一下，稍微带一点点咸味，却保持青绿的颜色和新鲜度不变；也卖甜橄榄和姜橄榄，那是将青橄榄用糖或姜汁腌一会儿，使其回味更爽口，又不能有明显的甜味和辣味。这些加工技术照理说也没有什么，可其他卖橄榄的摊贩就是学不会。有一阵我和同学买过好几家橄榄来尝，最后的结论是：都没有长人的好吃，特别是青盐橄榄。那时候商店里早有深加工过的橄榄食品卖，像什么烤扁橄榄、陈皮橄榄、香草橄榄，都已经在大江南北卖得热火朝天，但长人就是不屑一顾，他说那些都已是失掉橄榄味的蜜饯了——没有酸与涩就没有后面的回味，没有了回味还叫什么橄榄？

做生意靠吆喝，长人吆喝的方法也自有一套。他人“长”，手掌也大，一有观众过来他就张两大两只手掌，响响一拍，吆喝道：“欸，走来罢，吃橄榄！”这个“罢”字，是温州一个表达意思很多的气词，用在这里是现在完成时，整句话连起来犹如亲友间亲切的招呼：您过来啦，快请吃个橄榄！在温州话里，这“罢”字与“榄”是押韵的，还都是开口音，吆喝起来朗朗上口。一时间，几乎全城的孩子都学会了这句好听的吆喝，一高兴就会把双手一拍，大喊一声“走来罢，吃橄榄！”有这么招人喜欢的吆喝在，其他那些卖橄榄的摊贩也想效仿，无奈他们没有长人“长”，手掌没有长人大，声音也没有长人洪亮，喊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，软塌塌的，只好免了。

秋去冬来，冬去春来，一年又一年。长人究竟在电影院门前卖过多少年橄榄，我说不出。反正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念初中时（或者更早些）他就在那儿卖，我读完了高中他还在那儿卖。这么说吧，这儿的老百姓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市长叫什么名，要说起卖长人橄榄的长人，肯定都会认识。长人在百姓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名人。

可是有一天，长人却突然在众人的视线里消失了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一个月过去了，人们都没在电影院门口见到他。他哪儿去了？是病了还是怎么啦？大家四处打听，这才了解到：原来，是省篮球队看中了他的身高，把他招去训练打篮球了！

让长人去打篮球？我觉得有点滑稽。他身高确实挺高，不过行动也明显的笨拙不协调，一看就不是运动的料。那么能不能通过训练改变他呢？退回去二十年甚至十年也许行，现在他已40来岁，一切都已定型，奇迹基本上不会发生了。想象着他在篮球训练场上张着一双大手，笨笨地转不过身，拙拙地接不住球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想笑。可转念一想，这对于长人来说未尝不是好事，进了省队能有工资，就不用那么辛苦地赶场卖橄榄了。

后来的结果印证了我对长人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。半年后，他离开了省篮球队。

至于他是如何离开省队的，是被“踢”出来的还是他自己要求离开的，坊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，孰真孰假难以辨别。但这已无关紧要，反正是，长人没留在省队。

他还是卖他的橄榄比较适合。



青橄榄
张执任（匈牙利）

◎小说

爱心

刘洪文

在为灾区献爱心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捐点儿什么呀？”

女儿一愣，沉思片刻说：“那我就把泰迪熊捐了吧！”

“你真的想好了要把泰迪熊捐了？”林峰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要知道平时这可是别人碰一下都不行的。

“真的，灾区的小朋友一定什么玩具都没有了，他们一定很想有一件最好的玩具，我的泰迪熊就是最棒的！”女儿忽闪着大眼睛，天真地说。

“你可不要后悔哟！”林峰笑着说。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已经长大了！”女儿坚定地说。

次日，运往灾区的物资已经整装待发，林峰没有忘记在物资清单最后加上一句话：林珊珊，泰迪熊一只，送给灾区小朋友，希望他们乐观地面面对困难，风雨过后总有彩虹。而那只泰迪熊夹在捐赠的物资中间，独树一帜，显得那么抢眼。

晚饭时间，电视新闻里不断播放着南方暴雨倾盆的画面，行人如一枚枚枯叶在风雨中摇摆，一直在旁边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的小女儿忽然沉默了。

“宝贝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”林峰有些不安地问。

“嗯。”女儿明亮的大眼睛居然有了泪滴。

林峰忙安慰女儿，“没关系的，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，下次出差爸爸再给你买一只，不，买两只……”

林峰举起右手保证。

女儿摇摇头，满脸愧疚地说：“下这么大的雨，我真后悔没有给小熊带上一把伞……”

林峰忽然很感动。



◎散文诗

黄河岸边

董进奎

水漂

一群水鸟竟飞，看谁能用生动的语音在水面划开缝、打几个水漂，荡漾不尽的深情，一圈一圈。

红唇赤尾、黄袍加身的黄河鲤鱼跃出水面，携弯月的风姿，试跳龙门，瞬眸之间默然潜行。

每个人都在捡拾被自然打磨、接近片状的石头，猫腰投向河面，记下连环叠开的脚印。终于把沉积在心中或大小、难辨分明、不可消化的石头，沿着生活起伏的切面丢向远方。

木船是记忆里最坚韧的鳞甲，渡人、渡风满载故事，桨声溅溅，每一网都撩动着脉搏，牵挂着眉头！

看得见，或看不见，每一个人的脚板都滑行在生活的水平面，

潮头涌动指向日月，有影无影正值青春期！

千层坊

清晨，云朵架不住，一座座青瓦房在山坳里显影，轻盈地回旋、辗转，层峦叠嶂。

鸡鸣从草丛、从露珠里升起，穿过溪流、峡谷。山峰倾身，也张大了嘴巴，冲着一缕灵光、一抹红。

野兔藏在树洞向外张望，紧盯着棵老柿树的四季，总会有熟透的红灯笼挂上奢望的天空。

惊雷劈开巨石，却在老农的手掌上生虫蔓延，沧桑轮换着梦境。

面壁的蜂窝，悬着此生的疼痛也挂着今世的甜蜜。

打开胸怀，直面山谷长吼，聆听到深层次的浪涌，千层坊在回声中荡漾、传奇、传颂……